

北宋鎖院與賞梅文化

黃庭堅早期大字草書墨跡〈自書蠟梅詩〉考索

■ 許哲瑛

一群國家考官在寒冷的天氣下被關在一起超過一個月、終於可以出來的時候，會想做什麼事情？黃庭堅剛出關時創作的梅花詩，不僅是因為受到朋友餽贈梅花，還是為了朋友家伎吟唱所製新詞。而這些詩句，後來又被黃庭堅以草書抄錄而流傳至今，成為見證他早年草書面貌，以及北宋相關文化活動的珍貴墨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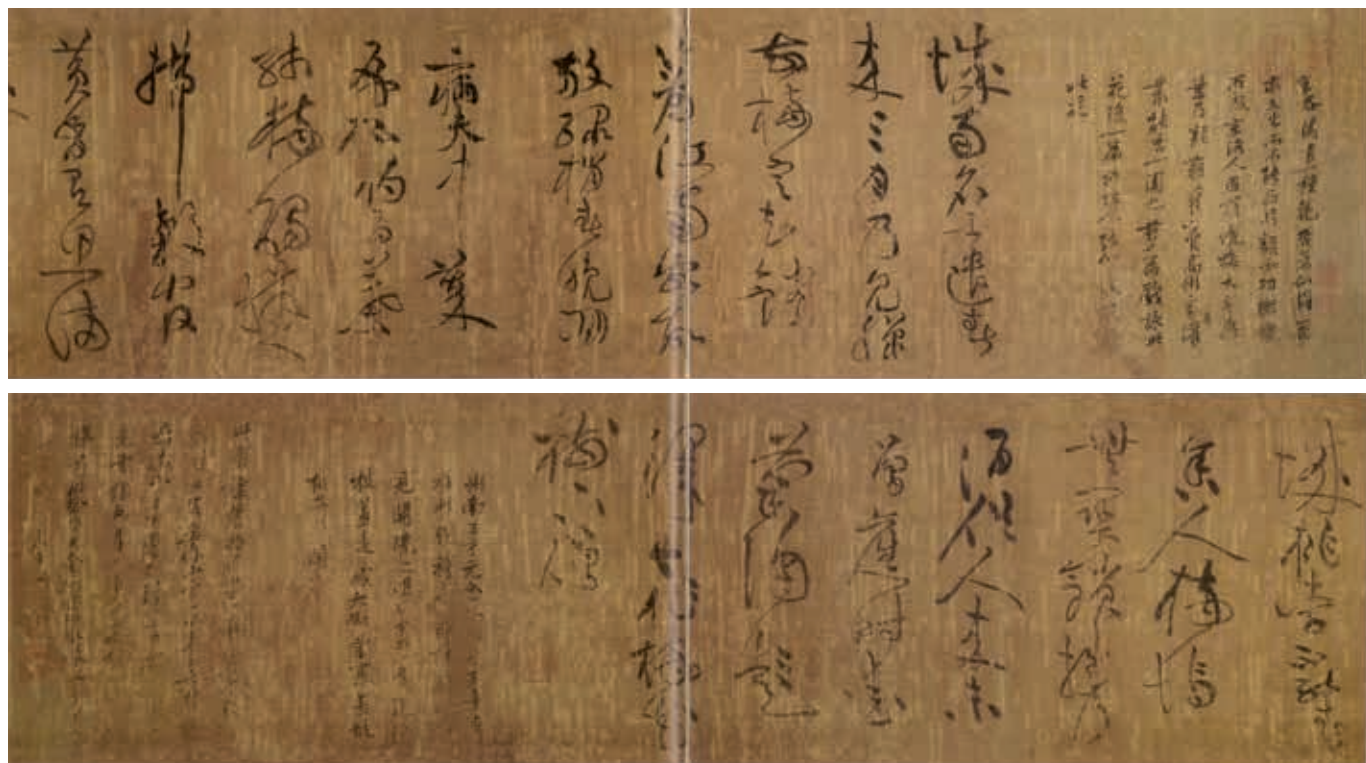


圖1 北宋 黃庭堅 自書蠟梅詩 卷 絹本 縱26.7，橫210公分 北京首都博物館藏 取自梅寧華、陶信成主編，《北京文物精粹大系·9·書法卷》，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頁50-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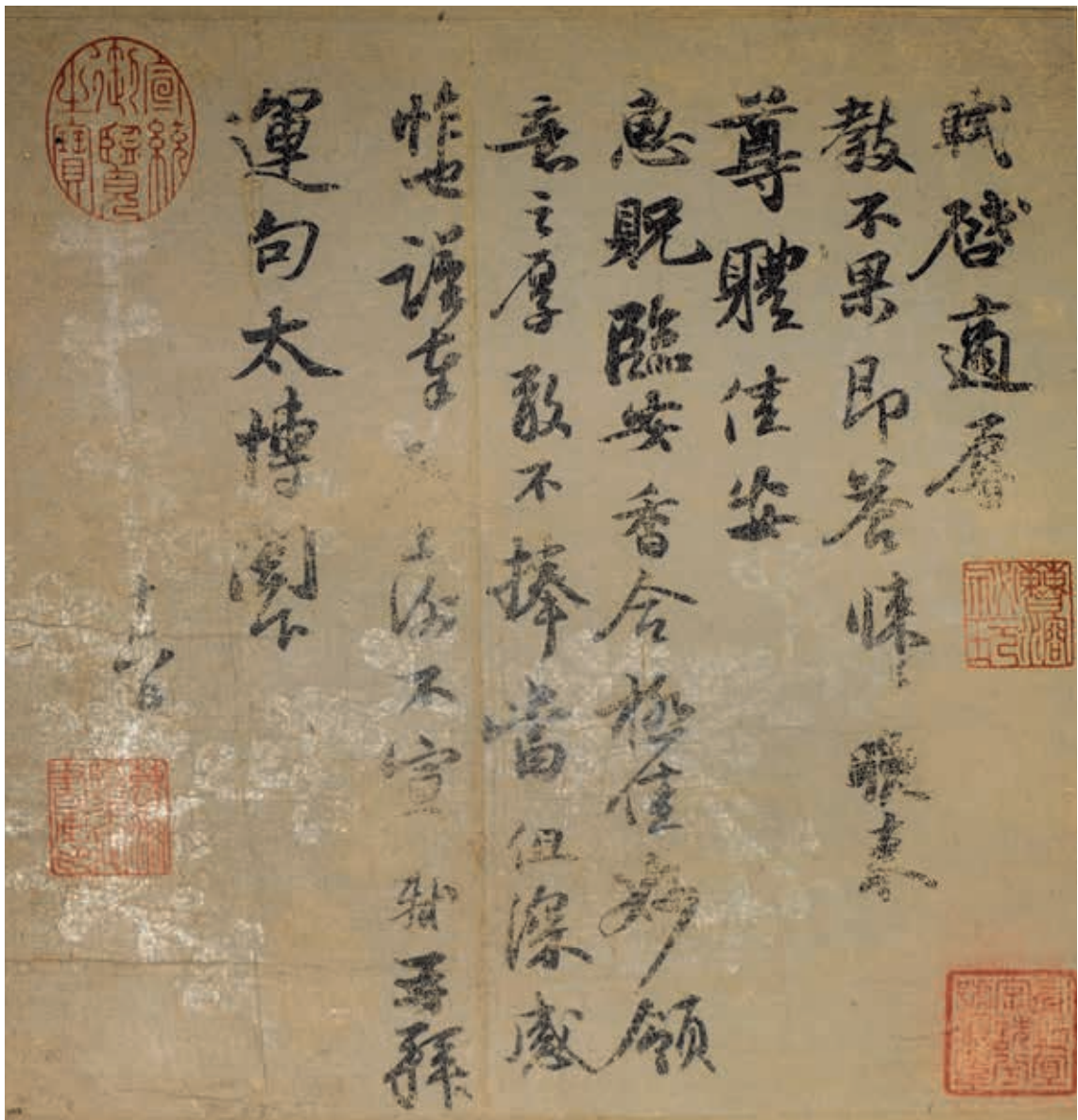


圖2 北宋 蘇軾 致運句太博尺牘 冊 紙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黃庭堅（1045-1105），字魯直，號山谷道人，洪州分寧人（今江西修水），以詩文書法名世。北京首都博物館藏黃庭堅〈自書蠟梅詩〉為絹本手卷，大字草書與小字行書相間，為其早年之作，於黃氏存世書跡中相當罕見。（圖1）該卷雖見發表，但學界遲至晚近方有述介。¹ 本文將在考釋此作的基礎上，進一步聯繫北宋文人賞梅、鎖院（考官被鎖宿貢院直到取士錄取

名單公布）等活動，以求瞭解其創作情境。

關於〈自書蠟梅詩〉現況，徐邦達（1911-2012）依卷後張照（1691-1745）題跋考證，指出第一段小行書識語前面應有佚失詩句，並據《山谷內集詩注》卷九，可知後面以大草書寫成的三首七言絕句作於元祐三年（1088）。徐氏認為「此卷書法枯瘦蒼逸。卷已破碎，缺損多字。墨色亦少神采，但確是真迹」，並將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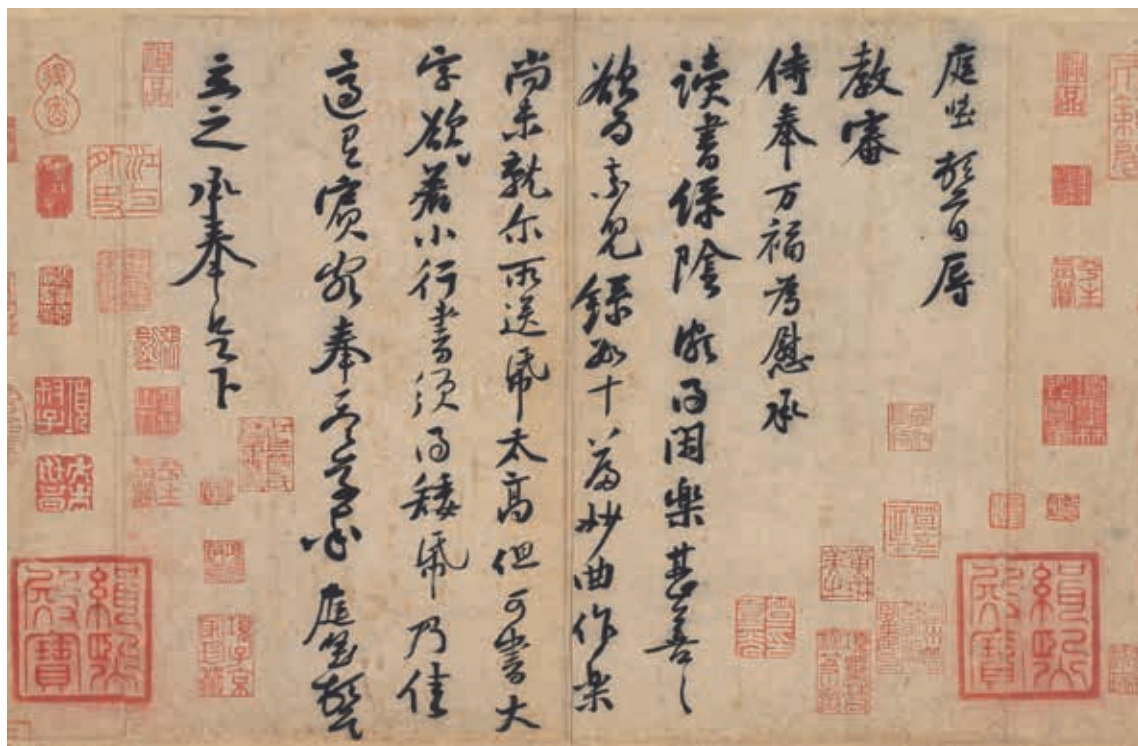


圖3 北宋 黃庭堅 致立之承奉札 冊 紙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卷依詩文創作年代訂於同年，即黃庭堅四十四歲時所作。然而，詩作年份僅能作為上限，卻未必見得是本卷書寫年代，畢竟書法家時常重書舊作。以下分三段依序考釋〈自書蠟梅詩〉內容。

蘇黃與蠟梅

第一段小字行書：〈戲詠蠟梅二首〉、〈從張仲謀乞蠟梅〉跋文

京、洛間有一種花，香氣似梅花，亦五出而不能晶明，類女功燃蠟所成，京洛人因謂蠟梅。木身與葉，乃類蒟蒻，實高州家有灌叢，能香一園也。前二篇戲詠此花，後一篇於故人張仲謀乞此花。² 劃底線文字為僅見於墨跡而未見載文集的內容，

它們提示這段小行書跋文前原有的詩句，應該是任淵（約 1090-1164）《山谷內集詩注》卷五所列〈戲詠蠟梅二首〉以及〈從張仲謀乞蠟梅〉。³ 這三首詩不僅僅反映宋人愛好梅花的時代風尚，事實上，黃庭堅〈戲詠蠟梅二首〉是引領時人欣賞蠟梅——南宋人已認識到其性質有別於一般梅花——的開山鼻祖，與黃氏同時的王直方（1069-1109）《詩話》稱：「蠟梅，山谷初見之，戲作二絕，緣此盛於京師」。原生於北方的蠟梅，因受到來自南方的黃庭堅揄揚而新興著稱於世，所謂「一經坡谷眼，名字壓群葩」。⁴ 蘇軾（1037-1101）尺牘研印的梅花圖案，不知是否為蠟梅？（圖2）

〈自書蠟梅詩〉相關人物的部分，近年有學者指出張仲謀為張詢，與黃庭堅多有交遊。⁵

而替黃庭堅蠟梅詩風靡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開封）一事留下紀錄的王直方，字立之。其父王棫（生卒年不詳），字才元。王氏父子與本詩卷關係至為密切，尤其是王家宅園的各類梅花在當時文人圈頗負盛名。⁶王直方為黃庭堅晚輩，二人往來信札見於文獻者達數十封之多，傳世有一墨跡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致立之承奉札〉（又名〈讀書綠陰帖〉，圖3），可與〈自書蠟梅詩〉相參。

此外，前人未提且值得關注的是，《山谷內集詩注》將〈戲詠蠟梅二首〉、〈從張仲謀乞蠟梅〉訂於元祐元年丙寅（1086）之冬，略早於本卷下一段大草書〈戲答王才元梅花三首〉的元祐三年，凸顯出純粹依靠詩作年代判斷書作年份之侷限。關於本作書寫年代，將於後文結合相關文獻及書法風格再作討論。

鎖院、梅花與王直方家伎

正文大字草書與第二段小字行書：〈戲答王才元梅花三首〉與跋文

城南名士遣春來，三月乃見臘前梅。

定知鎖着江南客，故放綠梢春晚回。

病夫中歲屏_{杯杓}，百葉細梅觸撥人。

拂殺官黃香有思，滿城桃李不能春。

舍人梅塢無關鎖，攜酒俗人來未曾。

舊時愛菊陶彭澤，今作梅花樹下僧。

州南王才元_{舍人}，有_{百葉黃}梅，妙絕禮部，鎖_{院不復得}見。開院之明日，才元遣送_{數枝}，蓋是歲大雨雪寒甚，故梅亦_{晚開耳}。

這三首詩與跋文見錄於《山谷內集詩注》卷九〈出禮部試院，王才元惠梅花三種，皆妙絕。戲答三首〉（本文簡稱為〈戲答王才元梅花三首〉）條目之下，⁷除此之外，《山谷內集

詩注》又多收一段文字：

又一跋云：「元祐初，鎖試禮部，阻春雪，還家已三月，王才元舍人送紅黃多葉梅數種，為作三詩，付王家素素歌之。」宗室趙子湜家有此錄本，惜其翰墨不可復見，因附于此。

〈戲答王才元梅花三首〉的創作情境十分清楚，即元祐三年（1088）三月黃庭堅剛從禮部貢院被放出來的時候。北宋科舉所謂的「鎖院」制度，⁸相當於今日國家考試試務人員進入闈場，為求保密而與外界隔絕的措施。對現代人而言，入闈超過兩週已經十分難熬，但北宋的鎖院多半長達五十天，縱使同僚均為一時之選，仍不免苦楚。如元祐三年的貢舉由蘇軾主持，參與考校的文人尚有李公麟（1049-1106）等名士，黃庭堅還留在試院觀賞李公麟作畫的詩句。⁹然而，禁足近兩個月之後，他重獲自由的欣喜之情，仍在〈戲答王才元梅花三首〉當中表露無遺。黃庭堅自己的跋文雖已點出當時王家（位於城南）種植的細梅是因為氣候而晚開（「蓋是歲大雨雪寒甚，故梅亦晚開耳」），但在詩人巧筆之下，梅花「定知鎖着江南客，故放綠梢春晚回」，竟是為了等待被鎖在試院、出身南方的黃庭堅出關而延遲綻放了！

王家除梅花之外，家伎素素的才貌亦使當時名士印象深刻。〈戲答王才元梅花三首〉便可供素素歌唱。黃庭堅〈致立之承奉札〉又有：「欲為素兒錄數十篇妙曲，作樂尚未就」。（見圖3）晁補之（字無咎，1053-1110）〈謝王立之送蠟梅詩〉也曾以蠟梅姿態比喻美人容貌：「『芳菲意淺姿容淡，憶得素貌如此梅』。自注：王立之家小鬟」。¹⁰無論是黃庭堅作詩「付王家素素歌之」，為她抄寫「數十篇妙曲」與「作樂」，或是晁補之的詩句，皆可一窺北宋文人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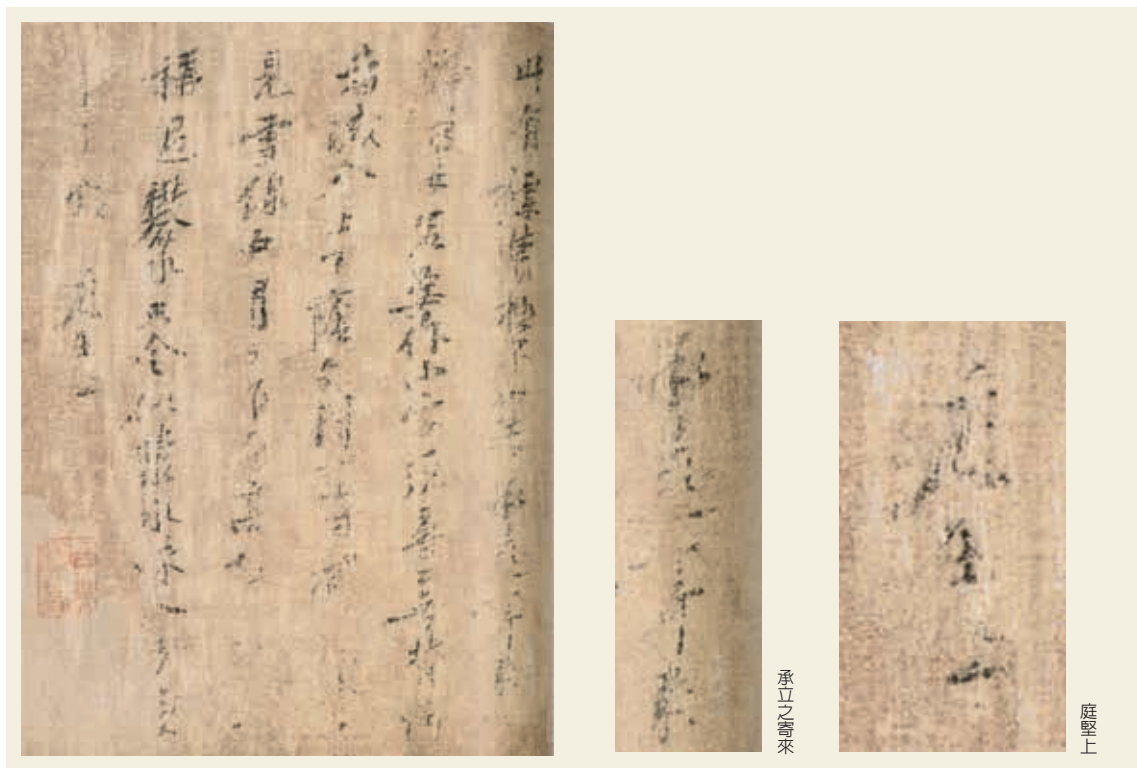


圖4 北宋 黃庭堅 自書蠟梅詩 卷 北京首都博物館藏 第三段小行書識語及局部 取自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法書全集·宋（I）》，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冊6，頁360-361。
此局部與圖1左下角相同，惟本文為字跡清楚起見，參酌選用不同出版品。以下〈自書蠟梅詩〉剪字局部出處與此相同。

家伎互動之一斑。

有關〈戲答王才元梅花三首〉書寫版本問題，身為黃庭堅孫輩的黃芚在任淵基礎上編成的《山谷年譜》在同樣段落有所增益：

又一跋云……（同前任淵注文）。今玉山汪氏有先生三詩真蹟，如城南名士遣春來作佳士，百葉細梅觸撥人作苦惱人。按王立之《詩話》：「『觸撥』字初作『苦惱』，其後改焉」，今具載于此。¹¹

兩相對照之下，不難發現任淵《山谷內集詩注》提到的宗室趙子湜（生卒年不詳，1088年進士）家錄本（確切流傳形式不明），到了黃芚《山谷年譜》中被換成玉山汪氏藏真蹟本。換言之，〈戲答王才元梅花三首〉在當時已有

一錄本與一真蹟。而《山谷年譜》記載的詩句文字出入，如名士原作佳士，觸撥原作苦惱，比對墨跡所見都是改動後的文字，可推知北京首都博物館藏本絕非創作初期的草稿。

黃庭堅元祐年間（1086-1093）大字草書樣貌

第三段小字行書：全卷跋語

此有標裝極不_如法，承_{〔立之〕}寄來□□□□。若要作小字，須尋善背□者。鹹□上下蔭（以下缺損多字）見雪線中（以下缺損多字）稱過礬水，只令似漿水味。（末行全缺損）〔庭堅上〕

最後第三段小行書識語囿於絹質殘破，歷來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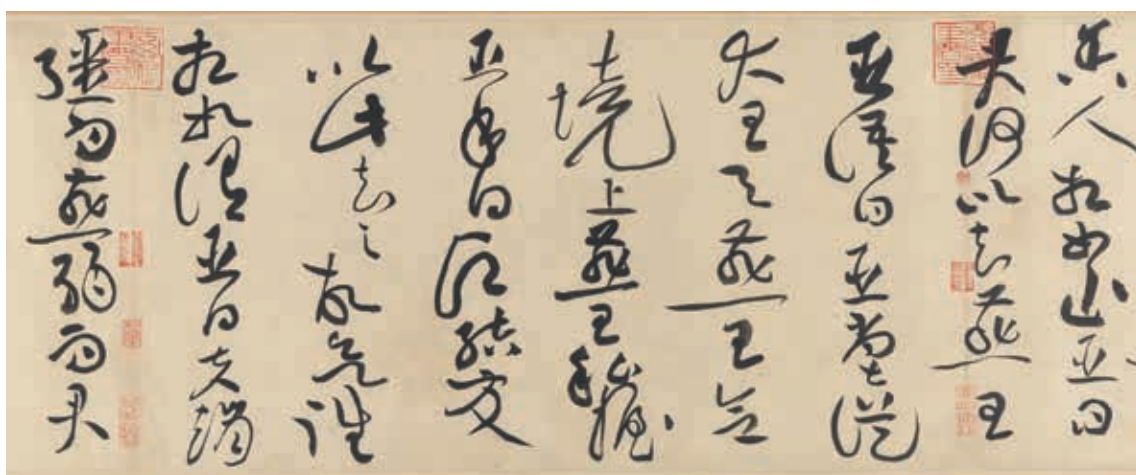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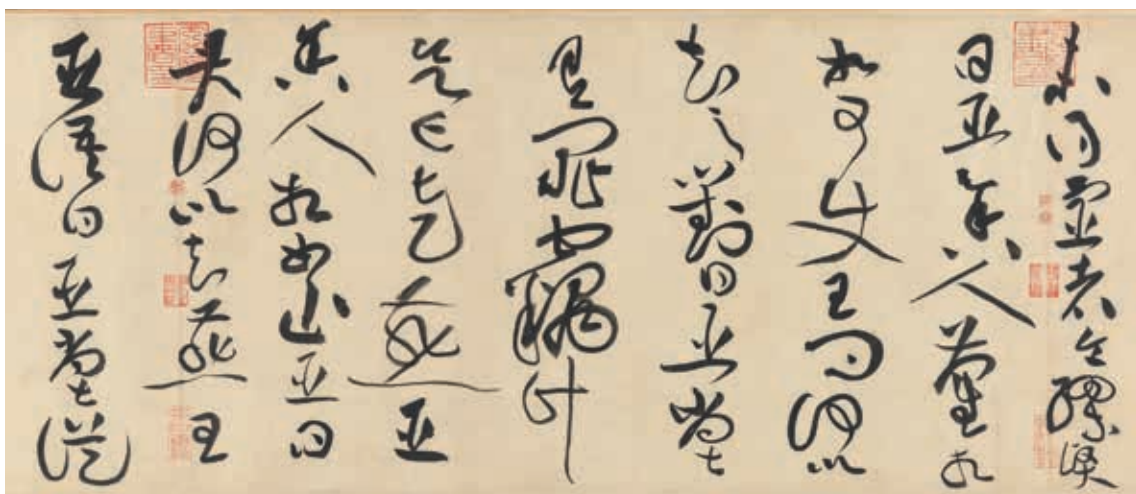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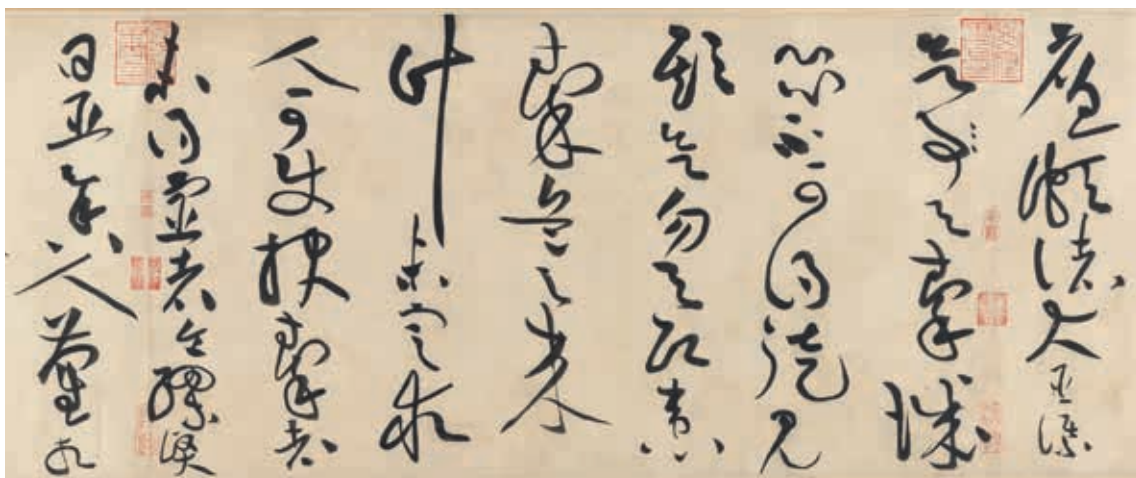


圖5 北宋 黃庭堅 廉頗藺相如列傳 卷 紙本 局部 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藏 取自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網站,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39918>, 檢索日期: 2012年6月10日。



圖6 〈自書蠟梅詩〉與〈廉頗藺相如列傳〉剪字比較 剪字出處同圖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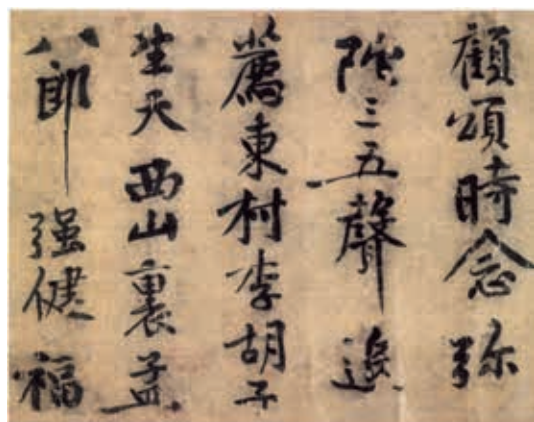


圖7 北宋 黃庭堅 華嚴疏 卷 綾本 局部 上海博物館藏
取自大阪市立美術館編，《大阪市立美術館藏 上海博物館藏
中國書畫名品圖錄》，大阪：中國書畫名品展覽實行委員會，
1994，頁33。



圖8 〈自書蠟梅詩〉與〈華嚴疏〉剪字比較 剪字出處同圖4、7

未見著錄，考釋極為困難。筆者在徐邦達釋文基礎上，將額外識出文字以粗體加中括號表示，並綜合闡釋全卷性質與書寫年代。

首先由格式觀察，第一、第二段小行書都比正文的大草書矮一截，唯有最後一段小行書與正文草書幾乎齊高，若此卷裝裱無誤，則最後一段的內容較之前兩段應有所差異。

其次，就內容而言，此文雖缺損多字，但由原釋文「承□寄來」的口氣看來，應當有一受話對象。末尾若參照其他尺牘，可依稀辨認出是「庭堅上」。（圖4）若此識讀不錯，則此卷不但有款，再加上前述格式的觀察，此卷像是為某人所書的作品，最後一段小行書則為全卷的跋語。

那麼，此卷到底是黃庭堅為何人所書？本作與王氏父子的關係已如前論，更重要的是，前引〈致立之承奉札〉（見圖3）的內容中，還有一段文字頗為相關：「爾所送紙太高，但可書大字，欲若（前二字倒轉）小行書，須得矮紙乃佳」。若將這段內容與〈自書蠟梅詩〉最後一段小行書互參，可辨識出「承□寄來」中



圖9 北宋 黃庭堅 鬱孤臺法帖 杜甫別李義詩 上海圖書館藏
取自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法帖全集·宋群玉堂帖、宋鬱孤臺法帖》，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冊7，頁438。

的缺字應為「立之」。¹²（見圖4）從黃庭堅寫給王直方的數十封書信來看，王家不僅時常餽贈蠟梅等各式花卉，黃庭堅的詩文手稿也是雙方魚雁往返的物品之一。¹³有鑒於此，〈自書蠟梅詩〉可能是王家後來贈紙求書，或是黃庭堅特地重書自己至少六首梅花詩的作品，故應當不是《山谷內集詩注》記載的宗室趙子湜家錄本，也不是《山谷年譜》中文字屬於初稿的玉山汪氏藏本，而是王直方另外得到的真蹟定稿本。由於黃庭堅與王直方較多來往的時間是元祐年間二人同在汴京的時候（1086-1093），¹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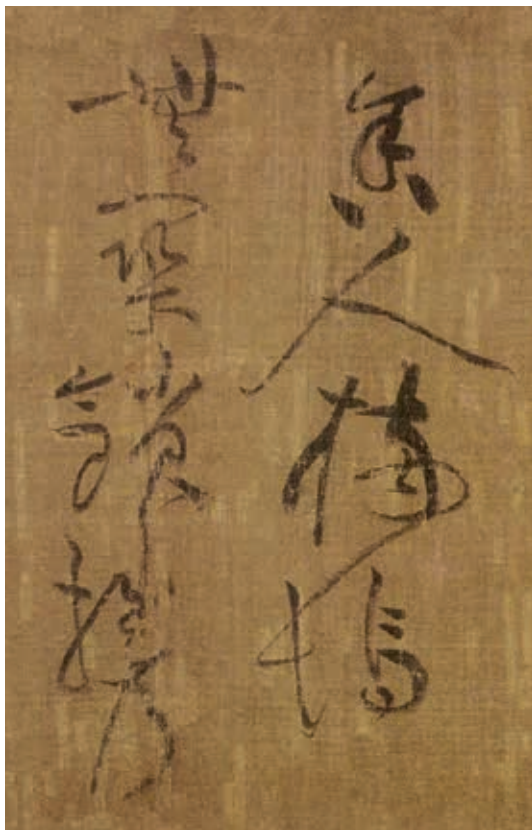


圖10 北宋 黃庭堅 自書蠟梅詩 卷 局部 北京首都博物館藏
取自梅寧華、陶信成主編，《北京文物精粹大系·9·書法卷》，頁52。

可為本作年代下限。

〈自書蠟梅詩〉在黃庭堅大字草書發展的進程當中，可說是他早期、也就是元祐年間面貌的最佳代表。此作用筆較少藏鋒，線條偏細，無晚年中鋒運筆貫徹紙背之骨力。單字結構寬鬆而多繞圈，字與字之間的帶筆則有偃臥之勢，不如後來改用高懸腕執筆方式以後的順暢，反映當時或許還是用枕腕作書。這件作品呈現的風格與文獻記載黃庭堅自評相符合，它不只迥異於習見的黃氏晚年草書，也和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約作於紹聖三年（1096）的〈廉頗藺相如列傳〉（圖5）不完全相似。不過，即使二者存在紙絹和毛筆等物質性差異，年代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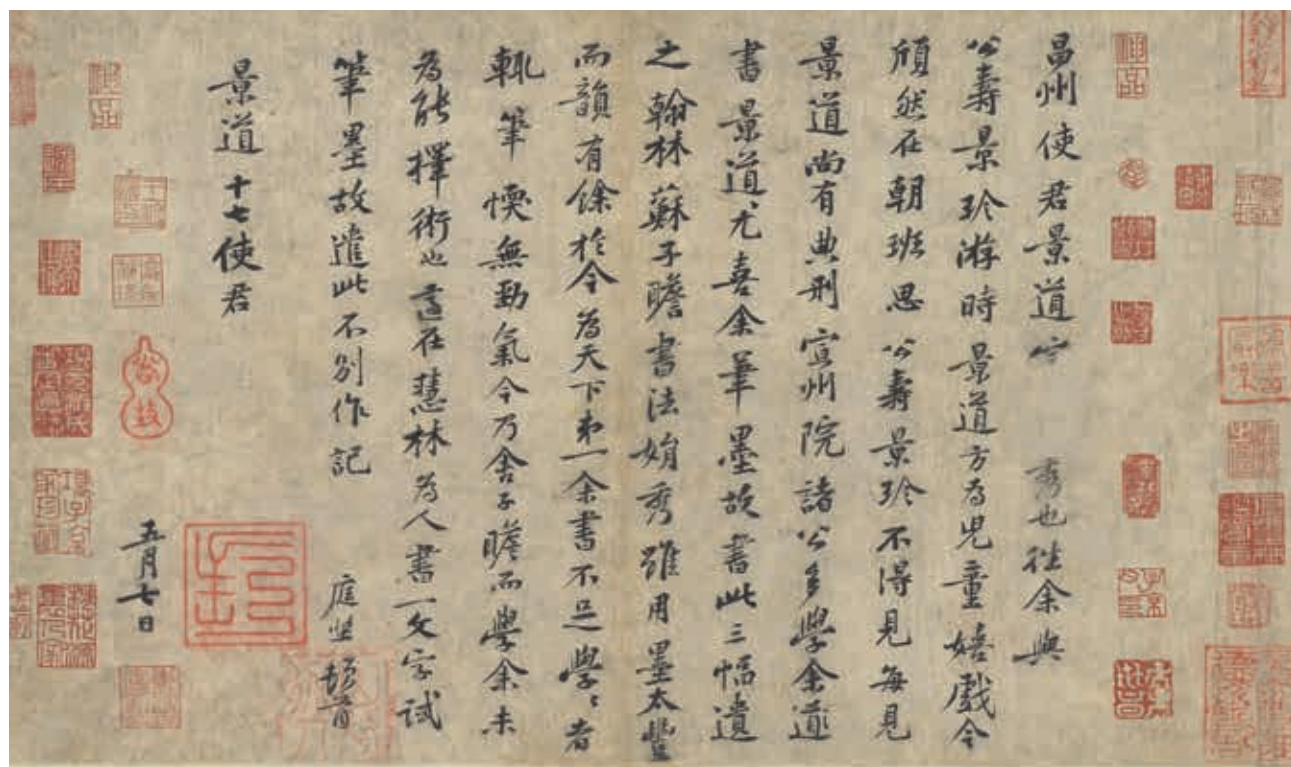


圖11 北宋 黃庭堅 致景道十七使君尺牘 冊 紙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2 北宋 黃庭堅 致無咎通判學士尺牘 冊 紙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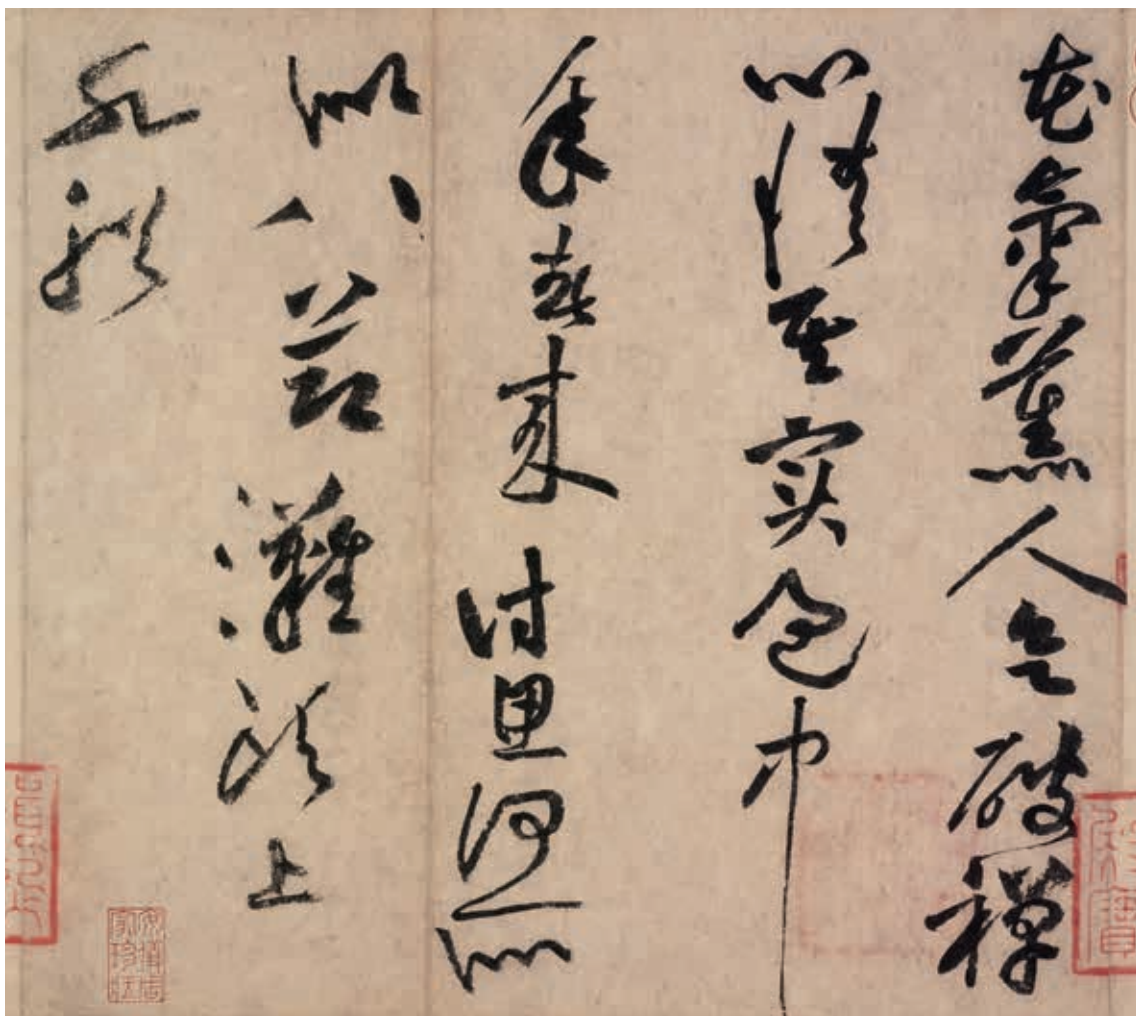


圖13 北宋 黃庭堅 書七言詩 冊 紙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有早晚之別，仍然可以看到類似草法及結字。

（圖6）相較於同時期的行楷書，如上海博物館藏〈華嚴疏〉（圖7），也能找到相通之處。（圖8）風格上最接近的，則是南宋刻《鬱孤臺法帖》所收〈杜甫別李義詩〉，尤其是寬鬆的結字與不流暢的帶筆。（圖9、10）

若要進一步縮小〈自書蠟梅詩〉書寫年代，不能不考慮卷中的小行書，其結字稍緊，已有傾斜態勢，風格大約介於元祐四年（1089）左

右的〈致景道十七使君尺牘〉（圖11），而不至於晚過約紹聖元年（1094）所作的〈致無咎通判學士尺牘〉（又名〈南康帖〉，圖12）。綜合內文考釋與書風來看，此卷書寫年代可能晚至元祐末年，即1093年或稍前。釐清〈自書蠟梅詩〉風格與年代後，本作可視為院藏名品〈花氣薰人帖〉（圖13）絕非早年草書的有力佐證，¹⁵也可重新評估北京故宮藏〈自書老杜浣花溪圖引卷〉的真偽問題。

結語

黃庭堅早年草書樣貌向來是學者關心的議題，〈自書蠟梅詩〉書法雖不比晚年佳作，裝裱與保存狀況亦不如意，卻是代表他元祐年間草書面貌的關鍵作品。儘管刻帖中也留存部分早期草書，但至少經過摹寫、鏤刻、拓印等工序影響，變因甚多，本身亦需澄清真偽與斷代，於瞭解黃庭堅早期草書的價值不如此卷墨跡。再者，該卷跋文提及裝裱的部分，也值得由物質文化角度進一步分析。黃庭堅在鎖院出關後所作的梅花詩，則折射出北宋燦爛文化之一端。

作者為美國紐約大學美術史研究所博士生

註釋

1. 本文係由筆者 2012 年參加「中國水墨藝術之回顧與前瞻」研究生學術研討會發表文章大幅增刪改寫而成，其時僅知徐邦達曾論及此卷。嗣後才陸續見到黃君等零星介紹，若有對於筆者原論頗有關發與補充之處，將於下文一併徵引。徐邦達，《古書畫過眼要錄——晉、隋、唐、五代、宋書法》（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1987），頁 289-291；杜建忠，〈黃庭堅草書藝術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中國文學碩士專班碩士論文，2012），頁 67-69。
2. 此跋末句雖因絹質破損，部分文字不易辨識，但可從文集記載推知文字內容應為「後一篇於故人張仲謀乞此花」。〈從張仲謀乞蠟梅〉詩另有墨跡藏國立故宮博物院，圖版見中田勇次郎，〈黃庭堅〉名蹟篇（東京都：二玄社，1994），頁 121，惟該作已被水賁佑與黃君列入偽作之中。
3. （宋）任淵注，《山谷內集詩注》（臺北：新興書局，1960，據仿宋刻本影印），卷 5，頁 194-195。又，任淵注本以編年方式編撰，據學者研究完成於黃庭堅歿後不久，且參酌較多真蹟與石刻，是非常有價值的著作。見淺見洋二，〈由「校勘」到「生成論」——有關宋代詩文集的註釋特別是蘇黃詩註中真蹟及石刻的利用〉，《東華漢學》，8 期（2008.12），頁 1-35。
4. 該詩為南宋人王十朋（1112-1171）所作。以上蠟梅相關文獻皆轉引自程杰，〈宋代梅品種考〉，收入同氏著，《梅文化

- 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88-106，「蠟梅」一條見頁 94；王揚、李菁博，〈從「臘梅」到「蠟梅」——蠟梅栽培史及蠟梅文化初考〉，《北京林業大學學報》，2013 年 51 期，頁 110-115。
5. 李文琪，〈黃庭堅草書《臘梅三詠》詩卷及其流傳初探〉，《中國書法》，2016 年 16 期，頁 58-67，黃庭堅與張詢往來詩作見頁 63-64。
 6. 王直方與黃庭堅等北宋文人之交往，參見李文琪，〈黃庭堅草書《臘梅三詠》詩卷及其流傳初探〉，頁 59-62；梁建國，〈朝堂之外——北宋東京士人交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頁 255-262。
 7. （宋）任淵注，《山谷內集詩注》，卷 9，頁 290-291。
 8. 防止科場舞弊的鎖院制度完備於北宋，可上溯唐五代，見金澄坤，〈試論唐五代科舉考試的鎖院制度〉，《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年 1 期，頁 52-56。此外，宋代鎖院制在科考以外的應用，見唐春生，〈宋代翰林學士的宿直制度〉，《重慶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 年 2 期，頁 58-64、84。
 9. 諸葛憶兵，〈論宋人鎖院詩〉，《文學評論》，2009 年 6 期，頁 64-68；楊軍，〈北宋時期代表書家在汴京的雅集研究——以蘇軾黃庭堅貢舉校時的唱和為例〉，《藝術百家》，2014 年 6 期，頁 176-179。
 10. （宋）任淵注，《山谷內集詩注》，卷 6，頁 224。（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亦提及「王直方立之……家多侍兒，而小鬟素兒尤艷麗」。轉引自錢錫生，〈唐宋詞傳播方式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頁 55。
 11. （宋）黃芻，《山谷年譜》，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乾隆年間校抄明嘉靖本影印），冊 1113，卷 23，〈王才元惠梅三種皆妙絕戲答三首〉，頁 4b-5a。關於此書的增刪，學者亦持正面態度，見淺見洋二，〈黃庭堅詩注的形成與黃芻《山谷年譜》——以真跡及石刻的利用為中心〉，《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 年 2 期，頁 24-37。
 12. 學者或釋為「承遠寄來」，無論如何，並不影響本卷與王家聯繫密切的事實。見黃君，〈《黃庭堅書法全集》中漏載的草書蠟梅詩卷〉，收入同氏著，《山谷書法鉤沉錄》（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頁 153-155。
 13. 相關信札包括：「某頓首。辱教，並惠示蠟梅詩」；「辱手誨，審侍奉萬福為慰。蠟梅佳句，并荷勤意。二年來不作詩，遂失句讀矣。才自局中還，奉答草率」；「某頓首。……今日以所示書送蘇翰林，即得報如此，今遣呈。〈銷梅〉二詩遺上，不知園中更當詠到何物也？呵呵」。黃庭堅與王直方信札見鄭永曉整理，《黃庭堅全集輯校編年》（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頁 597-598、616-617、632-635，引文出自頁 598、633、634。
 14. Shen C. Y. Fu, "Huang T'ing-Chien's Calligraphy and His 'Scroll for Chang Ta-t'ung': A Masterpiece Written in Exile,"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76), 39.
 15. 〈花氣薰人帖〉的各家斷代異說見盧廷清，〈清新典雅、藏巧於拙——黃庭堅的花氣薰人帖〉，《故宮文物月刊》，371 期（2014.2），頁 84-91。